

阿彩
著

1 宁弃天下换卿心

下
Cuo

凤凰错

『墨言，你真的要嫁给北院大王吗？』
墨老太君看着身着喜服的东方宁心，脸上没有一丝笑意。



① 宁弃天下换卿心

Fenghuang
Cuo

凤凰错

下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FENG HUANG CUO

第二十一章 莫欺少年穷

雪天傲一见情况不妙，趁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把抱住昏迷不醒的东方宁心，直接从第九层的窗口跃了下去。

“全力追杀那两个人，他们毁了针塔的传承！”针塔塔主大声下令，可仍旧晚了一步，雪天傲已经抱着东方宁心跑远了。

“追，格杀勿论。”整个针塔的尊者倾巢而出，直追东方宁心与雪天傲而去。

雪天傲抱着东方宁心直奔城门口，烈阳早已在那里接应他们。双方碰头，雪天傲抱着东方宁心上马，急切地说：“快，出城！”

“好，我们往南走。”烈阳紧跟在雪天傲身后，不解地问，“出什么事了？针塔的人怎么穷追不舍？”就算得到了传承，也不至于如此吧？

“宁心把针塔的传承给毁了。”雪天傲忍不住叹气。

“你说什么，针塔的传承被你们毁了？”烈阳惊得差点儿从马背上掉下去，忍不住抱怨道，“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摊上你们这两个惹祸精。百年传承落到外人手里，针塔的人都要算计一番，现在直接把人家的传承给毁了，不是结成死仇了嘛！”

“你现在要走还来得及。”他虽然需要烈阳的帮助，但也不会勉强别人。

“我烈阳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？”烈阳生平最受不得激，一激就来劲了。

烈阳刚说完，身后就传来一道极具威压的声音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毁我针塔的传承！”随着声音落下，雪天傲和烈阳发现胯下的马走不动了。

“不好，镇塔的帝者老鬼被你们给引出来了，这下麻烦了。”烈阳一脸苦闷，本来以他尊者高阶的修为，面对针塔的追杀还有活命的可能，可引来帝者高手，他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

“好大的胆子，毁了我针塔的传承还敢跑。”雪天傲与烈阳再快也快不过帝者级别的高手，不过是一句话的时间，帝者老头儿已经站在雪天傲与烈阳的面前。

“嘭！”帝者老头儿一道掌风扫过，两匹高头大马瞬间飞了起来。

雪天傲抱着东方宁心飞身而下，烈阳亦飞身后退。而他们刚一落地，就看到一片血红在面前炸开，两匹马被轰碎，血肉散落了一地。

烈阳狠狠地咽着口水，眼中闪过一抹惧意。

“针老，此次纯属意外。针塔的传承被毁，针塔也有责任。”雪天傲冷静地解释道。

针老便是针塔的那位帝者高手，平时他一直在针塔内修炼，除非关乎针塔存亡的大事，不然绝不插手世俗之事。

“老夫不管！你们将针塔的传承毁了，现在就拿你们的命来抵。”针老根本不听雪天傲的解释。

雪天傲冷笑道：“针塔中人从来都不讲道理，既然针老非要我们的命，那就试试吧。”

雪天傲小心地将东方宁心放在一旁，顺手将她怀中的金针拿了出来，然后抽出重剑，指向针老。与此同时，追杀者也到了，烈阳顾不得害怕，立马站了出来，挡住追杀者。

雪天傲运起真气，一道纹路出现在他的脚下。针老见状，嘲讽道：“小子，你一个小小的尊者初阶，也敢与老夫一战，真是勇气可嘉。可惜修为的高低与勇气无关，老夫就是再欣赏你，也要将你斩杀于此。”雪天傲与东方宁心不死，针塔颜面何存？

“既然如此，出招吧！”雪天傲取出金针，脑中闪过东方宁心与天池老人比琴时，为保持精力所扎的穴位，然后依样刺下。他知道，这一针下去得不偿失，可此时却不得不这么做。

金针一扎下，雪天傲脚下的纹路瞬间发生变化，一道、二道、三道。三道实打实的纹路，显示雪天傲瞬间达到尊者高阶巅峰状态。

针老眼睛微眯，语气不善地说：“小子，就算是尊者高阶，你也打不过我。而且你不知用秘法提升真气会导致你真气耗尽吗？一不小心你就会变成废人，即便不成废人，日后怕是要退一阶以上，从尊者变为王者，你这样做值得吗？”一级的差距都是巨大的，更别说一阶的差距，现在的雪天傲就算是尊者高阶，也不是针老的对手。

“你可以试试！”尊者高阶至少还有一拼之力，不然他和东方宁心只有一死。

“好！老夫今日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帝者！”针老并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，雪天傲的狂妄激怒了他。

“帝海无涯！”针老率先出掌，击向雪天傲。

只是掌风挥来，雪天傲就感觉面前的空气扭曲起来，周身温度骤降，就好像刹那间落入无边的冰海一般，沉浮不定。

“给我退！”雪天傲不得不尽全力阻拦，哪怕因此耗尽真气。

“好小子，还真有两下子。”掌风被打了回来，针老并不着急，再次挥拳击向雪天傲。

雪天傲被逼得后退数步，勉强挡住了针老的攻击。针老再次出招，这一次用了七成的力量，雪天傲无法阻挡，只能凌空跃起，躲开针老的攻击。

一攻一守，两人从地面战斗到半空，雪天傲硬生生挡住了针老的五道攻击，可也被针老困在半空动弹不得。

东方宁心在诀的帮助下终于醒了，一睁眼就看到雪天傲脸色惨白地立在半空，嘴角沁着血，看上去狼狈极了。

东方宁心想也不想，就道：“诀，帮我救他。”

“你紧张他？”

“不是！”东方宁心回答得又快又干脆，像是为了证明什么一般，东方宁心说得特别大声。

诀忍不住笑了：“不是就不是，用得着这么大声吗？”

砰！雪天傲被针老逼得退了一步，大口大口地吐血。东方宁心越发急了：“诀，快帮我救他，他快撑不住了，他是为了我才这样的。”如果雪天傲因此丧命，她一定会很愧疚。

“宁心，忘了告诉你，刚刚为了救你，我已经耗尽全力，短时间内估计要处在昏睡状态了。”不是他不想帮忙，实在是力不从心。

东方宁心不会以为，传承水晶爆炸的威力，凭她一个人就能扛得住吧？

“什么？诀，你没事吧？”东方宁心心中不安，急切地追问。

“没事，只是需要沉睡一段时间，这段时间你只能靠自己。”说到这里，诀的话停了下来，一个字也没有了。无论东方宁心怎么呼唤都没用，诀沉睡了。与此同时，在半空中一直处在挨打状态的雪天傲，突然站直了身子，抹掉了嘴角的血：“针老，打够了吗？现在轮到你尝尝我这个尊者高阶的能力了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见雪天傲的双手在半空飞快地比画着，手法极度诡异，让人眼花缭乱，而随着雪天傲的动作加快，针老的脸越来越难看。

“雪族？你是雪族中人？该死，这是两败俱伤！你停手，快停手，我让你走！”针老的脸很难看，想往后退，却怎么也动不了。

“来不及了！”一道道白色的光芒伴随着雪天傲的动作，在空中汇成一个巨大的、复杂的图案。

“冰雪傲天！”话音落下，就见雪天傲的头发瞬间变成银白色，与他身边的白雪融为一体。整个人如同神祇一般静立在雪花中，真气所到之处，全是飞雪。

一瞬间，周围的温度降到极致，如同置身于冰天雪地一般，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凝固了。

“雪天傲……”东方宁心看着瞬间白了头的雪天傲，感到无比害怕，总觉得他离她越来越远了。

“雪——化！”雪天傲一扬手，只见冰雪连天的世界瞬间碎裂，漫天的雪花如同有灵性一般，飞射向针塔的武者，人体即化。顷刻间，王者之下尽皆爆裂，尊者以上口吐鲜血，倒地不起。

空旷的平地除了雪天傲、东方宁心和烈阳三人，只有针老还能站着，可他却脸色惨白、嘴角带血、整整后退了数十步。

“雪天傲，你赢了。”针老的脸色相当难看。一个帝者、五个尊者高阶、十个尊者中阶、十五个尊者初阶，这样的阵容居然败得如此惨烈，简直丢尽了针塔的脸。

“承让。”雪天傲冷冷地立在半空，一动也不动。

“走！”针老带着针塔的人离去，他们嚣张地追来，结果却如此狼狈。

针塔众人走后，东方宁心立刻爬了起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到雪天傲面前，仰头看着他。

“雪天傲！”东方宁心低声唤着。

每当她叫出“雪天傲”这三个字，雪天傲不管在做什么，都会停下来看她，可是今天没有。

“雪天傲，你不要吓我！”东方宁心又叫了一句，同时朝雪天傲伸手。

每次她一抬手，雪天傲就会握住她的手；每次她一露出怯意，雪天傲就会给她安慰。可是这一次，她叫了雪天傲，雪天傲没有理她；她把手伸了出去，雪天傲也没有握住她的手；她害怕了，雪天傲也没有安慰她。

“雪天傲，你不要吓我，求求你了。”东方宁心哽咽道。

砰的一声，雪天傲突然从半空中摔到地上。

“雪天傲！”东方宁心猛地扑向雪天傲，可雪天傲却毫无反应，身体僵硬得如同冰雕，胸膛没有一丝起伏，就好像死了一般。

东方宁心抱着全身僵硬的雪天傲，不断地用身体温暖他，可是没有用。

“雪天傲，你醒醒呀，你醒醒呀。”

“雪天傲，求你了，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”

“雪天傲，你醒来呀，我求求你，你快起来。”

东方宁心放声大哭，却没有发现，雪天傲倒下后，面前的冰雪世界融化了，雪天傲那一头白发也变黑了。

“雪天傲，只要你说一句‘东方宁心是雪天傲的’，我就是你的，我是你的！”

“雪天傲，你说呀！你不是一贯霸道、一贯强势吗，为什么现在却躺在这里？你到底怎样才能起来？”东方宁心边说边哭，可雪天傲依旧一动也不动。

冰雪傲天——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。如果不是被针老逼得无路可走，雪天傲绝不会用这种招式。不过，要是知道自己冒一次大险就能让东方宁心接纳他，也许他早就豁出去了。雪

天傲向来是个自负的家伙，而东方宁心是他唯一的弱点。

烈阳得到冰雪全部融化才回过神来，而一回神就看到东方宁心一副雪天傲已经死了的痛苦样子，也是到现在，烈阳才知道雪天傲与东方宁心的全名。

看到东方宁心只知道哭，烈阳只得提醒道：“宁心，雪天傲是真气耗尽，你光哭没用，得施针救人。”

“对，对，我是针师，我可以救他，我可以救他！”东方宁心飞快地擦干眼泪，可是她的手却一直在颤抖。

东方宁心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冷静，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平静下来，取出了七彩神剑：“雪天傲，当初你能去璃城救我、背我上天山，现在我也一定可以救你，请你相信我！”

“神器！”烈阳心里一颤，看向雪天傲与东方宁心的眼神也和之前不同了。

“这套神器乃是意外所得。烈阳阁下，我要替雪天傲施针，请你帮我们护法可好？”

“当然没有问题，你放心好了。”烈阳料想东方宁心与雪天傲身份肯定不一般，自然不会把他们二人丢下。

有烈阳相助，东方宁心更有把握了。手指从七根神剑上扫过，东方宁心抽出紫色神剑，朝雪天傲头顶的龙阙穴刺去。可就在神剑即将扎入穴道时，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不希望他死，就赶紧住手！”

东方宁心抬头望去，只见五个白衣白发的男子从天而降，神色冷漠地朝她走来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烈阳紧张地挡在雪天傲与东方宁心面前。东方宁心悄悄握住七根神剑，对准朝她走来的五人。

“收起你们的小动作。我若想杀了你们，你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”走在中间的一个白衣人扬了扬手，将东方宁心手中的针与烈阳手中的剑齐齐扫落在地，只这一招就让人明白，他绝对不止帝者初阶这么简单。

武器齐齐落地，东方宁心与烈阳同时一怔，可很快东方宁心就回过神来，将雪天傲抱在怀里，戒备地问：“你们想做什么？”

“小姑娘不错，难怪能让我们少主为你施展冰雪傲天，可惜你不是雪族的人。”走在最前面的白衣人语气仍旧冰冷，字句上是赞美，但平淡的语气让人觉得他是在嘲讽。

同一时刻，帝者的威压扑向东方宁心与烈阳。烈阳痛苦地蜷缩在地上，东方宁心亦是脸色苍白，摇摇欲坠。

“你们是雪族的人？你们有什么目的？”哪怕面对帝者的威压，东方宁心依旧没有松开抱着雪天傲的手。

“目的？少主为了你施展雪族帝者级的秘术，为此耗尽全身真气，此时生死不明，你说我们能有什么目的？”白衣人指着躺在地上几乎没有生气的雪天傲指责道。

“你们能救他？”东方宁心没有解释，事已至此，解释已是无用，当务之急还是救人。

“我们要带走他。”好不容易少主破戒了，他们按约定可以把人带走，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。

“不行！”东方宁心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却换来白衣人的嘲讽：“你以为我们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？你还不配！”

“我确实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你想把他带走，先要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”现在的她确实不是这五人的对手，但现在不是对手，并不表示永远不是对手。

她还年轻，莫欺少年穷！

“踩着你的尸体过去又何妨？我们这一生，脚下的尸体成堆，你以为我们会在乎多加一个人吗？”白衣人一脸嘲讽，正欲动手，可看到地上的雪天傲，又停下了动作，“罢了，看在少主因你而解除封印的分上，我们今日就放你一马，希望他日你还能如此张狂。”

白衣人一扬手，将东方宁心甩飞数十米远：“你的命在我们眼里比蝼蚁还不如，要杀你不过是抬手间的事。”

东方宁心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好半晌才睁开眼，死死地盯着这五个白衣人。

白衣人冷冷地看东方宁心一眼，便收回了视线，对身后的人说道：“你们把少主扶起来，带走。”

“不行，你们不能把他带走！”东方宁心听雪天傲说过雪族，他对雪族的评价很低，她不放心想雪族的人把他带走。

“不能？弱者没有说不的权利。天傲是雪族少主，他已经任性了二十年，任性地封印自己的力量，任性地离族，任性地动情，你以为他还有任性的权利吗？”白衣人第一次说这么多话，但每一句都让东方宁心更加确定，不能让他们把雪天傲带走。

“放下他！”数十支金针突然从东方宁心的手上飞射而出，朝着五个白衣人射去。本以为即便射不中，也能让这五个人停下脚步，不料她射出去的金针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住，悬浮在五人身后，无法前进半寸。

“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我们面前炫耀。原本看在少主的面子上不想杀你，可你偏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”领头的白衣人手腕一动，只见朝他们飞射而来的金针突然改了方向，齐齐射向东方宁心。

“谁给了你们胆子伤她！”东方宁心心知自己躲不过去，仓促间还没来得及出招，金针便在半路落下，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帮东方宁心挡住金针的雪天傲，虽然突然苏醒过来，却没有一丝力气，只能靠身侧的白衣人扶着才能勉强站稳。

“少主恕罪。”出手伤东方宁心的白衣人，立马诚惶诚恐地跪在雪天傲面前。

“雪天傲！”东方宁心一脸惊喜，眼中溢出欢喜的泪水。

“嗯。”雪天傲冷冷地应了一声，语气比平时更加冷漠，不知是因为受伤还是因为有雪族的人在。

东方宁心错愕地看着雪天傲，她很久都没看到雪天傲如此冷漠倨傲的一面了。此时的他，比当日在雪亲王府初见之时还要无情。

“那你……”东方宁心强压下心中的不安，可她的话还没有说出来，就被雪天傲打断了：“我回雪族，你自己好自为之。七彩神剑你现在不能用，我先带走。”

雪天傲的话刚一说完，便有白衣人上前将七彩神剑收起来，奉到雪天傲面前。雪天傲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将七彩神剑收起，转身就走。

“雪天傲……”东方宁心愣住了，待到她回过神来追上去，却只看到雪天傲的背影，而她却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上，只能狼狈地望着雪天傲远去的背影大声疾呼：“雪天傲，你把话说清楚再走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
“宁心……”待那五个白衣人与雪天傲走远了，烈阳才敢上前将东方宁心扶起来。

东方宁心倚着烈阳而站，不断地咳血，看着雪天傲消失的方向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眨也不眨：“他走了，连个解释也没有……”

“宁心，他受伤了，不得不走。”雪天傲伤成那样，根本无力反抗。

“是针塔伤了他，逼得他不得不走，让他像是变了个人一样。”东方宁心脸色陡然一变，双眼布满杀气，“我东方宁心在此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针塔从世间消失！”

“宁心，你……”烈阳叹气，却不知怎么劝说。

东方宁心推开烈阳，跌跌撞撞地走到雪天傲倒下的地方，他的剑还在那里，她要拿回来。可是东方宁心刚走到那里，就看到地上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：等我。

等我！

东方宁心看到这两个字，扑通一声跪坐在地上：“我就知道，你是不会丢下我的！”

东方宁心伸手摸着这两个字，无声低泣：“雪天傲，我等你，可是不要让我等太久，因为东方宁心是个害怕寂寞的人。雪天傲，我等你，可是不要让我等太久，因为东方宁心是个没有耐心的人。雪天傲，我等你，可是不要让我等太久，因为东方宁心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。雪天傲，我等你，因为我相信你。雪天傲，我等你，我要听你亲口对我说对不起。雪天傲，我等你，永远都等你，多久都等你！……”

这两个字让东方宁心郁结的心情瞬间好转，全身也有了力气。她拿起雪天傲的剑紧紧地握在手上，遥望着雪天傲消失的方向坚定地说：“雪天傲，我等你！你放心，我也会朝你的方向努力前进，不会只是等着你来找我。”

转身看向针塔的方向，东方宁心一脸冰冷：“针塔，今日我东方宁心能毁了你们的千年传承，明日也定能毁了整个针塔！针塔，等着吧，没有人可以在欺负了我和雪天傲之后不付

出代价！”

东方宁心抹掉脸上的血迹，抱紧雪天傲的剑，拖着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朝天耀的方向走去。她记得雪天傲将亲王之位传给了他同父同母的弟弟雪天寂。要想知道雪族的事，她只能去找雪天寂了。

“宁心，你要去哪儿？”烈阳见东方宁心连招呼也不打就走，忙追了上去。

东方宁心没有回头：“烈阳阁下，已经出了针塔，我们的交易结束了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烈阳有些犹豫，东方宁心这个样子能独自上路吗？

“烈阳阁下，我们非亲非故，交易结束就不必再有交集。”说完这话，东方宁心便加快脚步朝天耀走去。

那里，有她的目标……

FENG HUANG CUO

第二十二章 为你穿上嫁衣

草枯叶黄，时间不经意地便从仲夏步入深秋。时隔三个月，东方宁心再次回到天耀皇城，来到雪亲王府，然而一切早已物是人非。

看着王府正中央熟悉又陌生的牌匾，东方宁心愣在当场，半天也说不出话来。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如今却心甘情愿地来到这里。

东方宁心深吸了口气，抬步往前走，可没走两步就被雪亲王府的侍卫拦住了：“亲王府邸，闲人免入，后退！”

“告诉雪天寂，东方宁心求见。”

“东方宁心是什么人？王爷说了，不见女人！”他们王爷早就说过，任何女人都不见。如今的雪亲王府，里面一个女人都没有。

“我再说一次，我要见雪天寂，你现在立刻去通报！”东方宁心拿出雪天傲的长剑，直指面前的护卫，“不然，别怪我血洗雪亲王府！”

“血洗雪亲王府？姑娘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”不等护卫出声，一个男子从王府内走了出来，白衣胜雪，轻轻一笑宛如圣莲绽放，俊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

“你就是雪天寂！”东方宁心肯定地说。

此人与雪天傲的长相有三分相似，而且两人眼中的孤寂与冷傲一模一样，恍惚间，东方宁心还以为是雪天傲站在她面前。

“姑娘是何人？胆子可真不小！”雪天寂的声音很温和，却无端透着一股寒意，让人打心底害怕。

东方宁心自报家门道：“我是东方宁心。”

“姑娘，这个笑话一点也不好笑。”东方宁心已经死了！

“我从不说笑话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就是东方宁心。”东方宁心对着雪天寂一晃手中的剑，也不解释。

这把剑怎么这么眼熟？雪天寂看到这把剑，眼中闪过一抹诧异，问道：“你怎么会有我皇兄的剑？皇兄他人呢？”

“你认识这把剑就好，找个可以谈话的地方，我有话问你。”东方宁心收起剑，示意雪天寂带路。

雪天寂嘲讽地看了东方宁心一眼：“你盗用我皇嫂的名字和我皇兄的剑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”雪天寂根本不给东方宁心单独说话的机会。

“我只是想找个说话的地方，不然我就宰了这些护卫。”东方宁心无法为自己证明，只能用武力威胁。

雪天寂见我双方实力悬殊，只能妥协：“你们通通退下！”

“是，王爷！”护卫得到命令赶紧退下，一时间雪亲王府的大门口只有雪天寂与东方宁心两人。

“没人了，现在可以说了吗，本王的皇嫂？”身为天耀的皇室中人，他不仅知道雪天傲为了东方宁心不惜与皇上反目，还知道雪天傲为了一个叫墨言的女人丢下大军一走了之。

墨言？雪天寂灵光一现，大胆地猜测道：“你是墨言！”原来墨言就是东方宁心，这就能解释他的皇兄为墨言所做的一切了。

“你也可以叫我墨言。”她从不否认自己的身份。

“墨言，你居然就是东方宁心！就是因为你，我皇兄才弃江山而求美人；就是因为你，我皇兄才会下落不明；就是因为你，天耀才会损失惨重；都是因为你！”雪天寂脸色一变，指责的话一句接一句，恨不得生吞了东方宁心。

“够了！”东方宁心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。雪天傲为她做了什么她都知道，不需要外人来说。

“够了？因为你，我皇兄至今下落不明、生死不知，怎么能说够了！”雪天寂双眼通红，怒气冲天。

“雪天寂，雪天傲为我做了什么，我比你更清楚。你别给我摆出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，皇家哪有兄弟之情！”

雪天寂半点不惧，嘲讽道：“皇家的确没有兄弟之情，所以皇兄才会丢个烂摊子给我，也不管我能不能接得下来。”

“雪天寂，别说得好像你受了多少委屈似的，我不想知道，那是你们兄弟之间的事。现在我问你答……”雪天寂看似温和如莲，但东方宁心绝不相信他像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。

“告诉我，雪族在哪里？如何才能找到入口？去雪族要准备什么？”接连问了三个问题，东方宁心毫不掩饰自己的急切。

“雪族？原来我的好皇兄回雪族去了。”雪天寂闻言轻笑，没有丝毫担心的样子。诚如

东方宁心所言，皇家无情，就算有情也不会表现在脸上。

“雪族在哪里？”东方宁心再次追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是姓雪吗？”

“我宁可 not 姓雪，至少不用一生都背负废物之名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既然你知道雪族，也应该明白，天耀雪家只是一支被雪族遗弃的血脉，而皇兄则是其中的异类。天耀雪家除了皇兄能与雪族有瓜葛之外，其他人都与雪族无关，因为我们不够格，入不了人家的眼。”雪天寂无所谓地说。当年他亦被寄予厚望，可让所有人失望的是，他不过是天耀雪家的普通人罢了。

有一个天才的哥哥，再加上他一出生母后就死了，可以想象他的童年有多么凄惨。

小时候他不懂事，恨过老天，恨过父皇，恨过母后，恨过皇兄，长大后才明白，得到得越多，付出得越多。他无比庆幸自己被放逐在西域之地，无拘无束，无人管辖。可是他好好的生活又被他的好皇兄给打乱了，害得他不得不卷入皇权纷争之中。

“你不知道雪族在哪里？”东方宁心皱眉问道。

“皇嫂，我虽姓雪，但不表示我有资格踏入雪族。那个鬼地方的人骄傲、狂妄又无情，就算我姓雪，他们也不会承认。在天耀，除了我皇兄，估计没人知道那个鬼地方在哪儿。当然，我也不想知道。”雪天寂双手一摊，一脸无辜。

“是吗？既然如此，就劳烦雪亲王陪我走一趟雪天傲的封地了。”东方宁心收起长剑，但一支金针却毫不客气地刺入雪天寂背后的穴位。

“皇嫂这是不信任本王喽？”雪天寂脸上带着笑，眼神又恢复了最初的冰冷。

“我连雪天傲都不信，你说我会信你吗？”这话真是大实话。

“你真是个难缠的女人，我皇兄怎么就看上你了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估计我皇兄还在天耀权倾天下，本王也在西域逍遥快活，如今一切都因你而改变了。”雪天寂的话没有抱怨之意，只不过是实话实说。

“少废话，走吧。”东方宁心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。

所有人都说雪天傲为了她才身败名裂，可是有没有人想过，是雪天傲偏要招惹她，先毁了她平静的生活！一切都是雪天傲自作主张，甚至从不征求她的意见，凭什么身败名裂了还要怪她？

很多事情，东方宁心不懂，也不想弄懂。她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做不会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。

东方宁心带着雪天寂一路狂奔，两人终于在半个月后抵达了雪天傲的封地。刚到封地，

秦羿风就出现了：“东方宁心，你还是来了。”显然，秦羿风早就知道东方宁心会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难道雪天傲早有预料？

“东方宁心，天傲让我告诉你，让你等他。”秦羿风证实了东方宁心的猜测，“还有，这是天傲为你准备的，他说你会用上。”

秦羿风取出一个木盒，递到东方宁心面前。东方宁心看了秦羿风一眼，接过木盒，打开。

里面有一张可以在中州使用的金卡、一块进入中州的令牌、一份中州的地图，还有数百支她常用的金针。

“原来他早就预料到了。”握着令牌，东方宁心苦笑不已。雪天傲果然是雪天傲，不管什么时候都霸道无比。只有一块进入中州的令牌，那就是不允许别人陪她去了。

“除了与生俱来的天赋之外，雪天傲无法掌控的只有你。”秦羿风的声音很轻，但是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。

雪天寂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，他那个神一样的皇兄居然还有掌握不了的人？真是有趣。

然东方宁心并不认同：“雪天傲能掌控一切，是因为他没有心；而他之所以无法掌控我，就是因为现在的我已没有心。”

“是吗？那么现在呢？天傲对你有心了，你呢？还是没有心吗？”秦羿风忍不住问了起来，他在替雪天傲不值，为了这个女人，天傲甚至不得不回到自己最讨厌的雪族。

“秦羿风，你不是雪天傲，你没有资格问我这个问题。”秦羿风又不是那个被雪天傲放弃的人，所以他永远不会懂她的痛。

“东方宁心，你的心是不是和你的尸体一起沉到了黄河底下？”秦羿风气得口不择言，他真想把这个女人的心取出来，看看是什么颜色的。天傲为她做了多少，她居然半点不感恩！

“秦羿风，秦堡主，这世间任何人都可以指责我，说我的不是，唯独你不可以。难道你忘了我是因为谁才落入黄河的吗？难道你忘了，我是因为谁才被人舍弃的吗？秦羿风，你不是那个被放弃的人，你不会理解我的痛；你不是那个被欺骗的人，你不会明白我的伤。就因为你什么都不懂，所以才可以清高地在这里指责我的不是。秦羿风，你要明白，不是每个人都有弥补过错的机会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死而复生。如果我就此死了，雪天傲做再多又有什么意义？秦羿风，那个东方宁心已经死了，死了！”东方宁心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木盒，平静地迎上秦羿风的双眼，冷漠地说着这些话，就好像自己是个局外人一样。

有一些伤与痛，不提并不表示遗忘。有一些伤与痛，是永远都无法忘怀的。她也想淡忘、也想原谅，可她过不了心中那道坎儿。

“东方宁心，你终于还是说出来了，我就知道其实你是在意的。你不知道，我多么讨厌

你一副什么都没有发生、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，那样的你虚伪到让人恶心！东方宁心，你有怨有恨，全部算我头上好了，与天傲无关，天傲不欠你的！”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东方宁心要恨就恨他好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东方宁心笑了，笑得眼泪直落，“秦堡主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我在意的是什麼，你有什么资格要我恨你？算了，我不想和你多说，我只想知道怎样才能进雪族。”她欠雪天傲的，她会还。

“雪族？别说我不知道，就算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。”秦羿风别过脸去，一副不愿多谈的样子。

“我知道你不会轻易告诉我，所以我带了一个谈判的筹码。雪天傲将他在天耀的一切都交给了雪天寂，是希望他能保天耀的百姓安宁，如果我现在杀了雪天寂，你说天耀会如何？”说话间，东方宁心手中的剑已架在雪天寂的脖子上。

雪天寂脸色微变，一脸不忿地说：“东方宁心，你不觉得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威胁本王很不明智吗？”一个个欺负他不会武功、没有真气，这些人真是够了！

东方宁心根本不理雪天寂，只是看着秦羿风，等他的答案。

秦羿风的脸色也很难看：“东方宁心，他是天傲的弟弟，同父同母所出，你不怕天傲会因此而记恨你吗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怕雪天傲记恨我？秦羿风，你想太多了，我对雪天傲并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只是不喜欢欠别人的，尤其是欠雪天傲。”她承认她对雪天傲不一样，可她绝不会告诉任何人。

“东方宁心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连自己的家人都护不了，还想去找天傲，真是痴心妄想。”秦羿风嘲讽道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墨家出事了？东方宁心拿剑的手险些不稳，而不稳的结果就是差点儿把雪天寂弄伤了。

“东方宁心，李漠北下令将墨家之人全部押入天牢，罪名是通敌叛国。”秦羿风知道自己戳中了东方宁心的软肋，墨家的人在东方宁心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。

“通敌叛国？”东方宁心皱眉，李漠北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竟敢关押墨家上下，他可真是好样的！

秦羿风点头：“李漠北说墨家通敌叛国，却押而不审，似乎在等什么人。就是不知北院大王的耐心有多少、愿意等多久了。”

“秦羿风，你最好不要骗我。”秦羿风猜得没错，她确实担心墨家。

“我不需要骗你，还有，我不知道雪族的人口，就算你杀了雪天寂，我依旧不知道，我不是雪族的人。”他是绝对不会告诉东方宁心雪族该怎么走的，天傲不希望东方宁心去

冒险。

“最好记住你自己的话，秦羿风。”东方宁心收回长剑，在雪天寂的背上狠狠一拍，把那支金针拍了出来，然后将长剑丢到秦羿风手上，“雪天傲的剑就交给你了，如果你能遇上雪天傲，就替我告诉他，东方宁心的耐心有限，没空等他！”

从雪天傲的封地离开，东方宁心一刻也没有停歇，连夜赶路，终于在第六天傍晚赶到了天历的皇城外。她没有直接进城，而是等到子夜时分才换上夜行衣潜入城内，一路小心避开守卫，直接来到墨府。

一踏入墨府，东方宁心就发现整座府邸静得诡异，便知道自己中计了。可她并没有马上离去，而是大大方方地走出来：“北院大王，你不是在等我吗，现在我来了。”

原本毫无人气的府邸顷刻间灯火通明，涌现出数千名手持火把的侍卫，而李漠北则站在人群中央看着她：“墨言！”

“北院大王深夜造访墨府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东方宁心神色平淡，完全没有被人包围的自觉。有一种状态是历经风雨后的从容，经历了生死，经历了针塔之事，她的心态比以往平稳了许多。

李漠北的俊脸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出几分憔悴，双眼下有淡淡的青色，但眼眸却熠熠生辉。他看着一身黑衣的东方宁心，眼也不眨一下，冷漠的语气难掩丝丝缕缕的期盼：“墨言，我一直在等你。”

“等我？”这世界怎么了？雪天傲让她等他，李漠北又在这里等她，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抢手了，为什么她自己不知道。

“没错，我一直在等你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”他不了解东方宁心，但他了解墨言。

不管墨言去哪里了，只要墨家人有事，她一定会回来，因为她的心里有墨家人。

“北院大王，你可真是了解我，现在我来了，你要我怎么做？”他把墨家上下都关起来了，她能不来吗？

“把你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吧，现在的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”李漠北确实了解东方宁心，至少比东方宁心以为的更了解她。

“你果然了解我。”东方宁心嘲讽道。

“所以，墨言你别走了。”李漠北扯着僵硬的嘴角，露出一抹笑。

东方宁心却是不屑：“你以为凭你，就能留得住我？”

“只要有墨家人在，我就能留得住你。”凭武力他确实不信，但是他可以用脑子。墨言再强也只有一个人，可他却有无数的帮手。

“我若留下来，你能保我的家人安全吗？”东方宁心看着李漠北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便

不再犹豫，将身上的金针、墨玉针全部拿了出来。此刻她无比庆幸，她将前往中州的令牌和卡放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
“很好。”李漠北满意地点头，却没有就此放松警惕，“墨言，本王知道你的武功有多强，所以现在请你配合一下。”

李漠北快步走到东方宁心的背后，封住她的穴道。

“噗……”东方宁心只觉得喉咙一甜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整个人软软地往后倒去。而站在她身后的李漠北，第一时间将她抱住：“对不起墨言，你的武功太高了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”

东方宁心闭上双眼，没有说话。

李漠北够狠的，不仅卸掉了她的武器，还将她的真气封住，这下她就只是一个废人，一个没用的废物。

“撤！”李漠北抱着东方宁心离开了墨府。守株待兔等了半年，他终于等到了！

当东方宁心再次醒来，已经身在北院王府了。

“墨言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！”丫鬟一脸欢喜地上前服侍东方宁心起身。

东方宁心用力推开了小丫鬟，起身道：“我要见你们王爷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一醒来就想见我。”李漠北大步走进来，手中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粥。

丫鬟上前去接李漠北手中的东西，李漠北却道：“这里不用你服侍。”

“是。”丫鬟退下，房内只余东方宁心与李漠北。李漠北坐下，将碗放在桌上：“是自己吃，还是我喂你吃？”

“我自己吃。”东方宁心端起碗就往嘴里倒，很快一碗粥就见底了。

砰！东方宁心将碗放在桌上，在李漠北对面坐下：“我喝完了，现在你可以和我谈一谈吗？”

“看看你，小孩子似的，怎么吃得满嘴都是。”李漠北像是没有听到一般，拿出一方崭新的帕子，起身走到东方宁心面前，将她嘴边的痕迹一点点擦掉。

东方宁心像是被雷劈了，瞪大眼睛看着李漠北，几次想要拍掉李漠北的手，可想到墨家人又生生忍住了。待到李漠北收回手，才道：“我要见我的家人。”

“墨言，你要跟我谈的只有这个吗？”李漠北明显不悦。

东方宁心冷笑一声：“北院大王，你以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谈的？”当李漠北以墨家上下为诱饵，她和他就注定了没有别的可以说。

“墨言，你还在怪我当初没有去璃城救你吗？”李漠北依旧避谈墨家的事，目光中的深情与伤痛是那样明显。